



罗伯斯庇尔

〔法〕热拉尔·瓦尔特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Gérard Walter

ROBESPIERRE

Gallimard, Paris

根据巴黎加利马尔出版社 1961 年版本译出

罗伯斯庇尔

〔法〕热拉尔·瓦尔特著

姜靖藩 钱慰曾 周财振 吴建民 译

吴建民 姜靖藩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569

1983 年 2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40 千

印数 5,900 册 印张 14 3/8

定价：1.80 元

前　　言

我完成的这项工作二十五年前就已着手，后来断断续续进行，但从未放弃过。现在发表的版本，对我来说是最后定稿本。大家可以对它加以补充，进行剖析、批评、贬低。

1936年发表本书的第一部分时，我曾对未来的读者说：

你们手上的这本书是枯燥无味的。读这本书时要求你们集中注意力。我之所以要求你们这样做，是因为有许多问题需要作者和读者之间进行密切合作。

本书通篇介绍的人物值得你们和我依靠互相信任，共同努力，来克服在认识他的过程中的困难。不论你们对法国革命抱有什么态度，请别忘记在人类“伟人祠”里代表法国的四、五个人中就有罗伯斯庇尔的名字。你们无权对他持有肤浅的或错误的看法。

在撰写本书时，我尽一切可能避开自己的观点，以便你们直接接触现在要了解的这位可歌可泣的人物的一生。只有一件事需要奉告：在你们将要阅读的这本书中别想找到对罗伯斯庇尔进行指责或辩护的内容。它只是向你们提供素材。请研究这些材料，然后，由你们自己作出判断。

今天，我重读这本书，觉得没有任何需要删节或增添之处。

1961年1月

大事记

- 1743 5月24日，马拉生于瑞士布德里
9月17日，孔多塞生于埃纳省里贝蒙
- 1749 3月9日，米拉波生于卢瓦雷省比绒
- 1753 5月31日，韦尼奥生于利摩日
- 1754 8月23日，路易十六生于凡尔赛
- 1755 11月2日，玛丽·安托瓦内特生于维也纳
12月22日，库东生于多姆山省奥尔塞
- 1756 1月2日，佩蒂翁生于夏尔特尔
- 1757 11月15日，埃贝尔生于阿朗松
- 1758 5月6日凌晨二时，罗伯斯庇尔生于阿腊斯
- 1759 10月26日，丹东生于奥布河岸阿尔西
- 1760 3月2日，卡米尔·德穆兰生于埃纳省吉兹
11月23日，巴贝夫生于埃纳省圣—康坦
- 1761 9月21日，巴纳夫生于格勒诺布尔
- 1767 3月6日，巴巴卢生于马赛
8月25日，圣茹斯特生于涅佛尔省德西兹
- 1769 8月15日，波拿巴生于阿雅克修
- 1775 7月11日，路易十六加冕
- 1781 8月20日，罗伯斯庇尔任律师
- 1789 4月26日，罗伯斯庇尔当选为三级会议代表
- 1792 8月11日，路易十六入狱
9月5日，罗伯斯庇尔任国民公会代表

- 1793 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7月13日,马拉被暗杀
7月27日,罗伯斯庇尔进入救国委员会
10月16日,玛丽·安托瓦内特被送上断头台
10月31日,韦尼奥被送上断头台
11月29日,巴纳夫被送上断头台
- 1794 3月24日,埃贝尔被送上断头台
3月29日,孔多塞自杀
4月5日,丹东和德穆兰被送上断头台
6月18日,佩蒂翁自杀
6月25日,巴巴卢被送上断头台
7月28日,罗伯斯庇尔、库东和圣茹斯特被送上断头台
- 1797 5月27日,巴贝夫被送上断头台
- 1799 11月9日,波拿巴掌权

出版说明

罗伯斯庇尔是法国革命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长期以来，他的功与过一直是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在国外，关于罗伯斯庇尔的传记已经数不胜数。本书并非一本全面的罗伯斯庇尔传。它只是著者对罗伯斯庇尔研究的成果。著者根据自己发掘的材料，对罗伯斯庇尔生平的一些活动作一番分析和评述，对已发表的罗伯斯庇尔传记作一些补充和更正。

著者声称，在写作时力求公正和客观，让读者读后作出自己的结论。但，实际上，著者有褒贬，有偏颇。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颂扬，袒护罗伯斯庇尔，把罗伯斯庇尔看成法国的伟人。

历史学家有责任如实地重现历史真实。著者期望做到这一点。但是，书中发了一些议论，尤其是某些推论，还是值得商榷的。应当指出，著者的立论只是一家之言。

由于本书依据了许多第一手材料，对讹传的史实作了更正，又有所补充，这是有益的。因此，本书对于研究罗伯斯庇尔，对于全面了解法国大革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81年11月18日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大事记 | 2 |

第一部分 攀登权力的高峰

| | |
|------------------|----|
| 第一章 最初接触生活..... | 1 |
| 家庭圈子 | 1 |
| 孩 子 | 5 |
| 中学生和大学生 | 7 |
| 首次会见路易十六 | 14 |
| 第二章 学习年代..... | 17 |
| 阿腊斯的律师 | 17 |
| 避雷针讼案 | 22 |
| 文学初试 | 28 |
| 第三章 风暴前夕..... | 36 |
| 德特夫案件 | 36 |
| 生活的转折点 | 42 |
| 新的道路 | 46 |
| 对国王的呼吁 | 49 |
| 赞誉内克 | 52 |
| 竞 选 | 53 |
| 当 选 | 59 |
| 第四章 制宪议会议员 | 63 |
| 初步接触历史 | 63 |
| 初登讲坛 | 66 |

| | |
|-----------------------|------------|
| 第一个政治信条 | 74 |
| 关于戒严令的发言 | 76 |
| 最初的攻击 | 80 |
| 第一次总结 | 89 |
| 关于议员连选连任的发言 | 92 |
| 关于死刑的意见 | 101 |
| 主席候选人 | 103 |
| 社会问题 | 104 |
| 罗伯斯庇尔反对迪波尔 | 106 |
| 罗伯斯庇尔反对巴纳夫 | 110 |
| 第五章 征服人心 | 117 |
| 日常生活琐闻 | 117 |
| 最初出现在雅各宾俱乐部 | 121 |
| 与米拉波决裂 | 126 |
| 同外地的最初联系 | 130 |
| 1.致《阿图瓦广告报》编辑的信 | |
| 2.告比利时人民书 | |
| 3.从凡尔赛到马赛 | |
| 4.维护土伦的爱国者 | |
| 关于银马克的演说 | 143 |
| 关于新闻自由的演说 | 149 |
| 关于遣散贵族军官的演说 | 153 |
| 关于选举津贴的辩论 | 157 |
| 国王逃跑 | 159 |
| 练兵场事件 | 164 |
| 雅各宾派的分裂 | 174 |

第二部分 对专政的总结

| | |
|------------------------|------------|
| 第一章 阿图瓦之行 | 176 |
| 启 程 | 176 |

| | |
|---------------------|------------|
| 准备工作 | 178 |
| 巴博姆 | 180 |
| 阿腊斯 | 182 |
| 贝顿 | 188 |
| 里尔 | 189 |
| 第二章 罗伯斯庇尔的归来 | 192 |
| 继承巴伊的位子 | 192 |
| 政治局势 | 195 |
| 控制雅各宾俱乐部 | 197 |
| 帕利索事件 | 200 |
| 巴黎省政府的请愿书 | 202 |
| 第三章 战争还是和平 | 209 |
| 问题的提出 | 209 |
| 罗伯斯庇尔的最初态度 | 214 |
| 比洛一瓦雷纳的批评 | 217 |
| 罗伯斯庇尔完全改变对战争问题的看法 | 220 |
| 纳博纳的挑衅 | 223 |
| 布里索的第一次演说 | 226 |
| 丹东的反驳 | 229 |
| 罗伯斯庇尔的答复 | 230 |
| 比洛一瓦雷纳的攻击 | 236 |
| 布里索的答辩 | 238 |
| 罗伯斯庇尔的两次演说 | 240 |
| 1月18日事件 | 242 |
| 卢韦的出现 | 243 |
| 布里索的彻底崩溃 | 244 |
| 第四章 雅各宾派的风波 | 246 |
| 1月25日的失败 | 246 |
| 关于拯救国家和自由事业的措施的演说 | 249 |

| | |
|------------------|------------|
| 和通讯委员会的冲突 | 255 |
| 加代事件 | 259 |
| 戈尔萨的文章 | 262 |
| 雷阿尔的发言 | 264 |
| 罗伯斯庇尔反对拉法耶特 | 266 |
| 罗伯斯庇尔辞职 | 269 |
| 加代一布里索的攻击 | 273 |
| 报上的宣传攻势 | 280 |
| 第五章 革命的责任 | 288 |
| 君主政体的覆灭 | 288 |
| 九月大屠杀 | 305 |
| 把持国民公会 | 319 |
| 国王之死 | 341 |
| 取缔吉伦特党 | 350 |
| 第六章 革命的主宰 | 363 |
| 在救国委员会里 | 363 |
| 同“乱党”作斗争 | 374 |
| 丹东之死 | 383 |
| 呼吁道德 | 390 |
| 牧月的阴影 | 397 |
| 秘密活动 | 404 |
| 热月的日日夜夜 | 413 |
| 译名对照表 | 437 |

第一部分 攀登权力的高峰

第一章 最初接触生活

家庭圈子

德·罗伯斯庇尔家的人，父子相传，代代都是阿图瓦地区的法官。他们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娶了当地一个市民的身强力壮的女儿，生儿育女，延绵不断。

罗贝尔·德·罗伯斯庇尔(1591年—1663年)，里尔附近卡尔万皇家检察官和公证人，有八个孩子。

罗贝尔·德·罗伯斯庇尔，前者的儿子和继承人(1627年—1707年)，有十个孩子。

马丹·德·罗伯斯庇尔，前者的儿子和继承人(1664年—1720年)，有十四个孩子。

马丹·德·罗伯斯庇尔逝世后，他的长子罗贝尔接替了检察官的职务。次子亚历山大接替了公证人的职务。至于第三个儿子，因为没有剩下任何职务可接替，他决定外出谋生。因此，1720年，父亲死后，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先生担任了阿图瓦省法院的律师，并在阿腊斯安顿下来。

时间年复一年地过去，他生活单调，日子艰苦。这样过了十年。他觉得自己已经成熟，可以成家了。于是，他娶了阿腊斯一个商人的女儿玛丽·普瓦托。他们生了两个男孩，三个女孩。次子在出生后四个月就死去。长子弗朗索瓦好歹长大了，但是父亲对

他并不满意。德·罗伯斯庇尔先生不是遵照家庭的传统把儿子培养成法官，而是让他去当修士，情愿让自己后代中的男系从此泯灭。这件事相当有意思，使人想到他们父子之间大概发生了某种令人伤心的戏剧性事件。是什么呢？我们不清楚。然而，弗朗索瓦十七岁时就开始作为初学修士，进入德·多马丹的普赖蒙特莱修会。他在这个修会呆的时间很短。正当他开始避静准备修行之时，他向神甫宣称他对修行生活毫无兴趣；说他之所以来到这个圣地，完全不是他心甘情愿的，而是由于父母的严命。说完之后，他就卷起行李，返回阿腊斯。

一回到家，弗朗索瓦·德·罗伯斯庇尔为了证明自己同样能严肃地对待生活，就开始勤奋学习。他进了杜埃大学，通过考试，1756年，成为他父亲所在的阿图瓦省法院的律师。

人们对他开始当律师的情况一无所知，但至少可以说他在另一方面却很快地获得了成功。1757年，弗朗索瓦·德·罗伯斯庇尔认识了阿腊斯一位可尊敬的啤酒商的女儿雅克琳·玛格丽特·卡罗小姐。当时，弗朗索瓦二十五岁，卡罗小姐二十二岁。

大家不清楚他们恋爱过程中的波折，只知道这么一件事：1757年7月底，仲夏的某一天，卡罗小姐发现自己再也不能继续抵挡那位热情奔放的律师的既温柔，无疑又是相当急迫的求爱，于是就将自己委身于他。五个月后，弗朗索瓦·德·罗伯斯庇尔不得不匆忙地娶了这位年轻姑娘……

1758年1月2日举行婚礼。四个月后，确切地说就是在1758年5月6日，罗伯斯庇尔太太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马克西米利安—玛丽—伊西多尔。

生完第一个孩子十二个月后，年轻的妻子又怀孕了。这次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夏洛特。一年后，又一个女儿出世了，名叫昂里埃特。六个月后，罗伯斯庇尔太太怀了第四胎。1763年1月21日

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奥古斯坦。翌年7月4日，第五个孩子问世了。生这个婴儿却断送了母亲的生命。八天后，她就去世了，终年29岁。新生婴儿也随着她进了坟墓。

在整个这段时期里，这对年轻夫妇的生活似乎并不很平静和井然有条。四年内，他们搬了四次家。搬家，怀孕，又搬家，又怀孕，……如此往复不断，这就是罗伯斯庇尔太太婚后生活的写照。然而，有必要指出，这对夫妇在物质方面估计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弗朗索瓦·德·罗伯斯庇尔先生成功地招揽了一批顾客，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但却使他几乎不间断地出庭辩护。在1763年，他就承担了三十四件案子。翌年，他受理了三十三件。这些数字值得重视。他的儿子在任律师期间从未达到过这么高的数字，他受理案件最多的1787年也没能超过二十二宗。

人们硬说：弗朗索瓦·德·罗伯斯庇尔先生在妻子死后就一蹶不振，一心想离开这个一切都勾起他对已故亲人怀念的地方；说他外出旅行是为了消遣和忘却忧愁。对他的议论有好几种说法，其中包括夏洛特·德·罗伯斯庇尔《回忆录》中的说法，该《回忆录》是由拉蓬内雷耶整理和修改的。

尽管事实和正式记载的日子相符，但对事实真相的说法却各有不同。

罗伯斯庇尔太太死于1764年7月14日。1765年12月，即在他妻子死后十八个月，弗朗索瓦·德·罗伯斯庇尔仍在阿腊斯。这位被称为无从安慰的鳏夫却表现出完全有能力去考虑他的律师公会的事务，并且关心时事。1765年11月，皇太子身患重病。某些阿腊斯律师想借此机会向路易十五写一封效忠信。可是这事未能在同行中达成协议。有人对这一行动是否适时表示怀疑。弗朗索瓦·德·罗伯斯庇尔不赞成这种看法，他在1765年12月3日写给他的同僚和朋友博德莱的一封措词激烈的信中表示了这个意

见。罗伯斯庇尔的父亲写道：“向国王作出纯真的、庄重的和必不可少的保证，表示我们对皇族的热爱，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难道我们还怕人说我们开会？律师这个称号使我们感到光荣；但法国臣民这个称号比律师光荣千百倍。我们只有今天以一种崇高的、非凡的方式来履行我们作为律师和臣民的首要义务，我们才能真正证明我们职业的高尚，我们才能在国王的庇护下，维护自由和独立。”

看来，这似乎不是一个十分消沉、并已放弃全部职业活动的人说的话。

然而，事情还不止这些。

翌年三月，我们发现他还在阿腊斯。只是这时他好像很需要钱。1766年3月22日，他向妹妹昂里埃特借了七百利弗尔又十苏^①。难道就是为了去旅行吗？也许是这样……不管怎么说，他离家的时间并不长。1768年10月，他又回到了阿腊斯。由于他再度手头拮据，他要求从1762年起守寡的母亲接济。他大概花了他母亲很多钱，因为1768年10月30日，他宣布放弃那笔可能得到的遗产，把它转给他的几个妹妹，他承认已经从母亲那里得到的钱超过了他那一份遗产。随后，他又走了。1770年有人在德国的曼海姆遇见了他。就在这年的5月17日，他母亲去世了。继承权的问题就提了出来，但是弗朗索瓦·德·罗伯斯庇尔对此已不感兴趣。可是他的两个妹妹仍设法找到了他，要他证实他在1768年发表的声明。弗朗索瓦给她们寄去了一份新的放弃遗产继承权的声明，措词与先前的大体相同，其全文如下：

“本声明的签字人是阿图瓦省法院的律师，特此声明，我放弃对已故母亲的动产和不动产的一切继承权，把它转给我的几个妹

① 利弗尔和苏均为法国大革命前的货币单位。——译者

妹，因为我承认已经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笔比我能为我自己和我的孩子所要求的还要多的钱财。

德·罗伯斯庇尔

1770年6月8日，立于曼海姆”

1771年10月3日他从曼海姆发来一封信，再次肯定他的上述声明，这表明他仍在该城逗留。但是，翌年年初，他就返回阿腊斯，重操律师旧业，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受理了数量可观的案件。根据阿图瓦省法院的开庭记录，德·罗伯斯庇尔先生从1772年2月13日至5月22日为十四宗案件进行了辩护。如果他是象人们后来所说的，是一个落魄潦倒的人，由于受一些事情的牵连不得不侨居国外的话，那么上面讲的事情就不可设想了。

有关他此后五年的情况，人们知道得很少。有一点需要说明。1778年3月20日，他的岳父死后，阿腊斯市政厅决定应开列一份死者财产清单，指定德·罗伯斯庇尔为其子女的“合法监护人”，并请他在对其岳父的财产进行清点和估价时到场。弗朗索瓦·德·罗伯斯庇尔没有去，他请市政厅的典吏^①作他的代表。由此可见，这时他不在阿腊斯。他的去向亲友们还是知道的，因为他们能转告他这一消息，并得到他的回音。但是，这是关于他的最后一次消息。以后，他就销声匿迹了。一些有关他的互相矛盾的谣传不时传来。一会儿有人说在美洲，在安的列斯群岛碰到他；一会儿有人说他在德国一所学校里任校长……。后来，人们就不再谈论他了，遗忘给他永远蒙上了一层保护性的面纱。

孩 子

在上面的叙述中，有一件事给人的印象最深刻：自从罗伯斯庇

^① *Sergent en verge*，当时法国政府机构中有权拍卖被剥夺的财产的司法人员。——译者

尔太太死后，这个家就不成其为家了。那么，孩子们今后怎么办呢？长子马克西米利安那时还不到六岁，次子奥古斯坦刚满两岁。他们由亲属分别抚养。弗朗索瓦·德·罗伯斯庇尔的两个妹妹领走了两个小女孩；外祖父雅克·卡罗负责男孩。他对培养马克西米利安并不觉得困难，没过多久就送他入了中学。

当时，阿腊斯中学还不属于奥拉托利教派^①，他们在革命前夕曾把这所学校办成一所模范学校。学校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一度落到岌岌可危的境地。1762年耶稣会会士被驱逐后，市长就在世俗教士中物色人选担任学校校长、教授和教员。然而，学生却越来越少。家长们似乎不信任新教师。校长蒙里埃·德·拉巴雷尔先生无可置疑是很懂得做广告的，他向家长们散发说明书，书中特别写到：“蒙里埃·德·拉巴雷尔先生、巴黎神学院硕士，在本中学招收寄宿生，寄宿生将得到与巴黎中学同样的训练和教育”；教师们“将努力教（孩子们）讲最纯正的法语”；“《旧约》和《新约圣经》简史将用来当作解释和阐述一切有理性的人在人生各种场合下所必须履行的义务的基础”，等等。

这些说明书中的一份也许被啤酒商雅克·卡罗看到，促使他下了决心。不论是什么情况，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从1765年起就在家乡这所中学里上学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的生活如何？关于这时期唯一有权威性的材料是他妹妹夏洛特提供的。虽然她后来让她《回忆录》的实际撰写人随心所欲地安排材料，但《回忆录》仍然反映了她的直接感觉，并在此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她在书中好几处强调她哥哥当时的那种少年老成、庄重严肃的神情。在学校里，“他很少参与同学之间的游戏和娱乐……他喜欢一人独处……”至于消遣，他讨厌喧哗和费体力的游戏，他喜欢养鸟，收集

^① 奥拉托利教派（原文为 Les Oratoriens），系彼尔·德·贝律尔红衣主教十七世纪仿照意大利模式，在法国创立的一个天主教教派。——译者

图片。星期天，孩子们都团聚在外祖父家。夏洛特说道：“马克西米利安就把他的珍宝显示给我们看，把他的麻雀和鸽子放到我们手上。”

人们还传说，马克西米利安的父母“曾让他学习织花边，他在五、六岁时就已经织得很好了”，但这个情况不大可靠。这是罗伯斯庇尔的同学，后来在律师界的同事小朗格莱讲的，而他是从阿腊斯一位常去罗伯斯庇尔父母家的女公民口中得知的。提供上述情况是在法兰西共和历 2 年热月 16 日，即事隔大约三十年之后。对此人们持有很大保留，但是不妨将它记下，因为它反映了有机会接近童年的罗伯斯庇尔的人对他的印象：他是“一个听话用功的男孩子”。

这样，三年过去了。1768 年夏洛特被图尔内的一所慈善学校录取为享受奖学金的学生。这所学校是玛纳尔修女为当地穷苦的女孩子办的。翌年，由于议事司铎埃梅（罗伯斯庇尔姑妈的老朋友）出面找了阿腊斯的主教，马克西米利安得到了圣瓦斯特修道院在路易大王学院^①设立的四个奖学金名额中的一个。他动身去巴黎并随身带了一封给巴黎圣母院议事司铎德·拉罗什先生的介绍信。拉罗什是罗伯斯庇尔家的远亲，他很愿意照应这位在首都求学、享受奖学金的年轻学生。

中学生和大学生

法兰西共和历年，普鲁瓦雅神父——我们很快要更多地认识他——在后代的法庭上，呼唤着“不祥的舒瓦瑟尔”死后的幽灵，

① Louis-le-Grand，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我们译为“路易大王”，因为他始终是个国王，没有称帝。该校是法国当时一所有名的天主教学校，包括中学和大学，故称为学院。——译者